

太阳升起

廖东明
著

北大荒是冰雪，是巨犁划开雪原；
而海南岛的应该是太阳，是新中国第一代人对太阳的信仰和追随下的拓荒吧！



太陽
升起

廖东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升起/廖东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289-6

I. ①太… II. ①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2444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55 千字 开本 710×1010 毫米 1/16 印张 28 插页 2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978-7-02-008289-6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太阳照样升起

莫 言

因为在检察机关工作了十年，所以，读到检察官所写，或者描写检察官生活的小说，总是感到分外亲切。

《太阳升起》的作者是检察官，与我是同时代人，只不过我在北方他在南国，虽然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有别，但感受着的时代氛围和政治环境是相同的。他将生长于“文革”年代的一代人的命运娓娓道来。读着他的故事，就仿佛读着我自己的故事。

主人公方晓的少年时代历经磨难，小学毕业便遭遇“文革”，失去了正常的求学环境；在自己眼中一向高大、受人尊敬、担任公社书记的父亲被“批斗”致死；母亲被关押审查，他带着妹妹流离失所，遭受亲戚白眼。这样的故事在那个时代里司空见惯，几十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写了又写，几近俗滥，但作者并没有让自己陷入痛苦不能自拔，而是通过对儿童团的下乡“三同”活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方晓下河摸鱼来饱腹等一系列活动的描述，幽默而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欢乐。这样的欢乐是建立在对生活热爱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多数人民的正直善良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希望之上的。

随后，年仅十六岁的方晓在那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来到海南建设兵团。然而，方晓和他的同伴对于“革命”的态度，从激情四射的生产劳动，到对前途一片迷惘。一场突如其来的祸患，青梅竹马的陈红为了救方晓，而被团政委强奸，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曾一起携手走过的少年伙伴们终于分道扬镳。这样的成长经历当然也是那个时代里屡见不鲜的，但作者写出了独特的感

受，就使得老故事焕发了新光彩。

因为生活所迫，返回家乡的方晓当上了搬运工，后又在机缘巧合之下进了机械厂。上天终究垂怜这个备受打击仍然满怀理想的青年，高考恢复了。知识的确改变了老三届人的命运，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结束后，不同的法律人选择不同的生活，方晓进入了检察院。

如果说本书的前四分之三，都是在苦痛中寻找欢乐，那么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却是不再有生存之忧后的精神困境。曾经一起在海南的知青伙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站在了方晓的对立面上。一边是坚守的法律原则和理想，一边是兄弟情谊，方晓该何去何从？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时代的人该何去何从？书的结尾充满了理想主义者色彩，一些知青要建立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世界。当然，我们更愿意把这理解为作者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作者本人将本书定义为“知青小说”，但时光却横跨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故事还在发展、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经验，是独特的，我们不必为那些小痛小苦而怨艾，我们其实应该感谢这个巨变着的时代，让我们领略了需要几代人才能领略的东西。这部小说优点很多，最大的优点是真实。作者并没有卖弄华丽的结构，也没有借着检察官的便利去渲染腐败内幕，他是用一种写日记的真诚、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了一个人也是一代人的成长史。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可以从这本书里，读到自己的生活或情感经历。这样的书，当然是有用的，不仅仅对我们这些与作者同时代的读者有用，即便对那些年轻人，让他们通过此书了解自己的父辈，也是大有裨益的。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样升起，太阳照样落下……人生的无意义在于这重复，人生的大意义也在于这重复。

这些事情对于现在的一些人好像已经很遥远，
然而，它确实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时光

- 一、爸爸被“斗”死了 2
- 二、没了家的孩子 23

第二章 荒原不会说苦

- 三、《边疆晓歌》旋律 44
- 四、走进迷茫荒原 62
- 五、伸延的垦荒战 74
- 六、“大会战”的篝火 106
- 七、走出《根深叶茂》 115
- 八、神山下的枪声 134
- 九、躁动的诗和歌 143
- 十、恨！那场台风雨 171

第三章 让青春再思考

- 十一、透心寒的目光 189
- 十二、插旗帜的车子 204
- 十三、再燃烧起篝火 242
- 十四、泪洒《葬花词》 260

十五、高考特别故事	272
十六、校园青春舞曲	291
十七、山河都在思考	321

第四章 太阳升起来了

十八、春天总有风流	334
十九、维多利亚浪花	350
二十、相聚在阳光下	362
二十一、天空，太阳在升	398
尾 声	439
后 记	441

第一章 童年时光

这是一个平静的早晨。

早晨的潘州是很安静的，恬静得像一个正在梳妆的少女。

潘州是南方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是一个被山和水拥抱着的小城市。城市的东面和南面是延绵的丘陵，清清的潘州河像一条绿色的绸带从城市的北面飘来，轻吻了潘州山，然后慢慢地滑过城市的西边。

潘州这座城市，就是得名于潘州山。据史记载，潘州建制始于汉，现在之城建于唐，明洪武时修城墙，民国时才拆墙为路，称环城路。潘州自古人文杰地灵，学风纯正，人们求真务实，崇尚学而优则仕，喜欢养花种果怡情。春秋时便有冶炼业，开始种植荔枝、龙眼、香蕉。自唐朝始，历代都有人在朝中为官或成为为人景仰的佼佼学者。

潘州的城市结构简单，城中间是十字的主干道，椭圆形的环城路紧紧包围着整个城市。主干道是东西走向的中山路和南北走向的解放路，路上铺的是古老的青砖，这些青砖是民国改建潘州县城拆掉古老的城墙时搬过来铺在路上的。

城市的北角是潘州城的最高点，每天这个时候，这个城市还很少有人出门，环城路轻轻地从潘州山南坡迈过，一支车队奏着吱吱声的乐曲迈着沉重的步子爬坡。

一、爸爸被“斗”死了

九月的潘州还是燥热的，今年的潘州人比往常都躁动，全国已逐渐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潘州也不例外。

从石门村回来后不久，新的一学期便开始了。

石门村是因有“石门”而得名。石门就是村口前，不知是因地壳运动还是风吹雨打的原因，一块山上的巨石滚落到山腰溪边时，刚好被地上的两块巨石架着，两块巨石之间有两米多宽，滚下来被架着的巨石离地面又有三米多高；千百年来，这三块巨石相互鼎立，都纹丝不动，聪明的村民们就把村道从这三块巨石中间穿过，这三块巨石就成了世界上最坚固的石门。更巧合的是，这石门的一边是山溪，另一边是近十丈高的峭壁，石门就自然成为了进出该村的一道最牢靠的天然屏障。可惜的是，石门后面没有足够发展的平地坝子，历史上就没有财主老爷看上这块地方用来建山寨，只有贫穷的山民在石门之后沿溪边垒房而居，并且人丁不旺，到现在还是只有二十多户人家。

生产队的木薯都是种植在溪边和村后山坡上，每块耕地都是窄小而贫瘠的。

小学毕业升学考试后，方晓和他的同学们商量好，参加完毕业典礼，就到本县最艰苦的山区农村——石门村去，进行儿童团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要去的那个生产队，是方晓的爸爸帮忙联系的，他是那个公社的党委书记，那个生产队也是他的“三同”点，那里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虽然都很艰苦，但是他熟悉那里，认为那里的群众觉悟高，他放心儿子带领他的小伙伴们到那里去“三同”，就是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方晓和同学们在石门村进行了一个假期的劳动锻炼。

回来后，方晓、陈红、勇志、小美等都接到初中入学通知书，儿童团员中只有小洁没被中学录取，不是她考试成绩不好，她历来的学习成绩都很好，这次升学考试也不例外。只是这年的升学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并且以推荐为主，小洁

的家庭成份不好，是地主家庭出身，没有被推荐，中学没有录取她。

不过，方晓、陈红他们到中学报到后，学校也不上课，只是搞文化大革命。开学约一个月，学校就突然宣布，接到上级通知，这次招生不算数，学生回到原来的小学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样，方晓、陈红他们又由中学生变为小学生，回到了潘州县第一小学。

潘州县第一小学是一所很古老、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

潘州本来就是岭南的历史文化名城，建城于公元 634 年的唐贞观八年，是岭南土著百越民族俚人的聚居中心，是历代州、县府所在地，古代管辖的地域涉及当今岭南的两个省。潘州县第一小学校址，原是孔圣殿，就是学生读书考试的地方，清朝末期以后，岭南受到洋人洋务及洋文化的影响，孔圣殿改为学校，开办新式教育。

潘州县第一小学有一个古老又美丽的校园，现在的建筑是清朝末期及民国初期的，青砖灰瓦，以三层楼房为主，屋顶是椽式结构。大门是对开式的，有一扇一丈多高两丈多阔，铁皮锁边的厚实沉重大门，早上鸡鸣即开，深夜迟迟才关。大门进去，是一幢庞大相通，结构紧密的“日”字形三层楼的砖木建筑。学校习惯把这幢建筑分别称为前楼、中楼和后楼，两边叫廊楼。前楼是初小，中楼是中年级，后楼是高年级。这幢建筑的左边还并列地分别建有饭堂、体育馆和办公楼。前楼与中楼、中楼与后楼之间分别是两个很大的露天空间，当地人习惯将这种地方称为天井。天井的地面上都铺着青砖，两边是用青砖砌起的很大的花坛。可是这些花坛不是种花草的，而是很久以前就种下的树木，而今这些树木中长得高的早已把头伸上了三楼的屋顶。这些高大的树木都是两边对称种植，分别是芒果树（潘州人称为仙桃树）、米兰树、金银树。对称种植的两棵米兰树，树干比方晓的腰还粗，长得不是很高，巨大的树冠仅上到二楼。那些金银树则是很少见的珍稀树木，真正的学名叫什么，学校里的人都不清楚，反正方晓他们从小就听老师们说这是金银树。

方晓、陈红、小洁、勇志、小美、张娟这些从小就生活在潘州县第一小学校园里的孩子们，很喜欢这些树。

方晓等男孩子们更喜欢仙桃树，因为每年都挂满了果，五六月仙桃成熟时，

恰恰又是台风季节的开始。每当在稍大点阵风的摇曳下，仙桃树上成熟的果实就噼噼啪啪地往下掉，金黄色果实的香甜随风飘荡，馋死了方晓、勇志这些贪吃的男孩子们，他们会偷偷地拾起或完整或被摔破的果子，找个地方躲起来，偷偷品尝天上掉下来的美味。

而陈红、小洁这些女孩们则更喜欢那两棵香飘四季的米兰树。岭南地方生长的米兰树，一年四季都开花，春、夏、秋、冬都是满树飘香。特别是生长在潘州县第一小学校园里的这两棵巨大的米兰树，不知是得益于这里的人杰地灵还是历史悠久的原故，每年春节之后，在纷飞春雨的滋润中，更是兴奋地开花，粟米般金黄色的花朵，把整棵树都染成金黄灿烂的花冠，越开越疯狂，从学校大门口到后楼都飘荡着它那沁人心脾的芳香。陈红、小洁、小美、张娟这些女孩子是在这些米兰花香的熏陶下成长的。每个安静的早晨，太阳还没有露脸前，她们就会来到这两棵米兰树下，用女儿娇巧的小手，轻抚满地金黄，把昨晚落下的米兰花轻轻地收拢成一小堆，然后捧起，用小手绢包着，放进书包带回教室。小洁的动作最轻最慢，每次陈红在场时就会笑她：“是不是怕把花儿弄痛啦。”小洁也不回答，只是目光很忧郁。她们在米兰花的芳香中认真地早读，然后上课学习。她们太喜欢和太习惯米兰花了，以至不舍和不愿离开米兰树下这些美好的记忆。

可是，这学期以来，潘州县第一小学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温馨、平静。校园里贴满了本校师生写的及外面人们进来贴的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师生们紧跟全国的形势发展，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和指挥下，激昂地起来造反，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造反战斗革命组织。潘州县的红卫兵们主要形成了两大阵营，声称造反的红三司，以及被指责为保皇派的红二司。红二司因为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学校领导的指导和组织下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随着造反运动的深入发展，学校领导纷纷被揪出来打倒在地上，红二司就被指责为保皇派。

方晓回到小学母校后，也积极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他认为，要成长为忠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要经过阶级斗争战火洗礼的。他们生长在新中国，没有赶上参加革命战争，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轰轰烈烈无情的阶级斗争，反帝！反资！反修！永保祖国的红色江山不变色。要当好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接班人，就必须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绝不能落后在革命洪流的后头。

方晓和勇志等一些志同道合，革命热情高涨的小伙伴们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并从毛主席诗词中挑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倒海翻江”——革命造反司令部。

这天晚上，学校教体育的朱老师，以红三司联络员的身份通知方晓：“今天晚上有革命行动，内容暂时保密，八点钟集合出发。”

“是！”方晓虽然不喜欢朱老师，同学们都说他喜欢训斥人，也见过他与其他老师吵架，但是革命行动的需要，方晓也就不再问是什么事，并立即去通知“倒海翻江”的所有人。

晚上，方晓和“倒海翻江”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战友们准时来到学校前楼的楼下大厅集合。

“去干什么？”勇志看见来集合的人员很多，还有红三司其他红卫兵组织的人员参加，就问方晓。

“不知道。”

一会儿，方晓看见朱老师和学校的总务处冯主任等老师押着小洁的爸爸、学校的梁校长到来，他们已把梁校长用绳子五花大绑，给梁校长戴了一顶用报纸糊的、“打倒梁××”的高帽子，梁校长的胸前还挂着一个写着“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梁××”的木牌子。

方晓在这所学校读书，梁校长就一直是校长。梁校长高高的身子，有点清瘦，明亮的眼睛上架着一副眼镜，任何时候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六年级时，梁校长兼了方晓这班的语文课，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特别是讲散文、诗歌时尤其动听，他把人物、思想和时代背景糅合在像一幅美丽而又清晰的画中一样，同学们在明确领会了的同时又被深深感动。

叶之曾经对方晓说，他就是这样爱上了诗的。

方晓原来十分尊敬梁校长，但是从石门村“三同”回来后，看见“炮轰”梁校长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是揭发他出身地主家庭，养尊处优，上语文课时经常赞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替剥削阶级歌功颂德，后来还批判他压制文化大革命，反对学校停课闹革命。这些使得方晓的脑海中，梁校长原本十分清晰的形象变得愈来愈模糊了。

“你带领大家喊口号！”朱老师把一张纸条交给方晓，然后说：“出发！”

朱老师、冯主任等老师押着梁校长走在前头，出了校门便沿着中山路向南

走去。

来集合参加今天晚上行动的人们，虽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他们看到还有几个老师踩着三轮车跟在队伍的后面，但是走上街游行时，大家还是积极地跟着方晓大声喊口号：

“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梁××！”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梁××！”

“敌人不投降就坚决要他灭亡！”

.....

游行队伍走过中山路、解放路，沿着环城路走到东门巷的一座屋子前停下，朱老师和冯主任上前使劲踢门并大声高喊：“开门！开门！”

虽然路灯昏暗，然而，方晓早已认出了这里是小洁爷爷的家。

方晓没有看清楚是谁打开的门，只看见门打开后，人们就拥了进去。

从石门村“三同”回来后，方晓就没见过小洁，他知道小洁没有考上中学，后来也知道了小洁没有考上的原因。从中学回到小学母校后，方晓也想过找小洁，想组织原来儿童团的全体团员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发现小洁不在学校里住了。随着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深入开展，方晓在兴奋中也就暂时忘记了找小洁。

小洁爷爷的家是一幢深宅大院，进入大门后是前花园，有假山和金鱼池，小桥流水，园中种着很多奇花异草和各种的竹子。花园后是一幢两层楼米黄色西洋风格的房子。房子后面又是一个很大的果园，园中种有仙桃、荔枝、龙眼、万寿果、杨桃、石榴、仁面子、橄榄和香蕉等各种各样的果树。以前方晓经常跟小洁来她爷爷家玩，其实这也是小洁的家。小洁告诉方晓，她和爸妈也经常住在这里，楼上有她的房子。小洁的爷爷很喜欢方晓，说他聪明、诚实，日后必成大器。方晓不太在意小洁爷爷的夸奖，最高兴的是老爷爷让他进果园，并允许他喜欢什么果子就摘，只要果子成熟了。每次来，方晓都能找到成熟的果子。他摘下果子与小洁一起分吃，但小洁经常不吃，说她常吃，让方晓自己吃。

方晓对今天晚上来到的这个大院是熟悉的，也是有感情的。

朱老师和冯主任他们把梁校长押到那幢西洋房的楼下大厅。

“跪下！”朱老师喝令道。梁校长淡淡地看了一眼朱老师，没有跪下。朱老师一脚踹向梁校长的腿，梁校长被踹倒后，朱老师、冯主任就拉起梁校长的身体

并压着他的肩，踩着他的腿，逼使梁校长跪着。

“打倒梁××！”朱老师带头喊口号后对大家说：“战友们！我们今天要彻底砸烂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梁××的安乐窝！大家跟我来。”

朱老师和冯主任把梁校长交给另外两名老师看管，带头抄起家来。

抄家的人们到每个房子翻箱倒柜，但是学生们不知道什么是该抄的，什么是应留的，他们都问朱老师、冯主任，由他俩决定。朱老师和冯主任臂上带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威风凛凛地指挥大家搬这搬那，把抄出来的东西都搬到一楼大厅，开始时主要是一些书籍。

“这些花瓶、书画是不是‘四旧’？”在书房抄家的老师指着博古架上摆着的古朴花瓶和墙上挂着的西洋风景、人物油画问朱老师。

“是！”朱老师回答道，“把走廊上挂的书法、国画也抄了！”

方晓也到每个房子去看了看，他不是去抄东西，而是想找小洁。他不知道小洁这时会怎样，也不知应该对她说什么，但是他想见到她。

方晓没见到小洁。后来才听当晚也来抄家的人说，当时开门的是小洁，她躲在一边看见大家押着她爸爸进来后，就出去了。

当晚，这幢大院的主人，方晓只看见小洁的爷爷。老人静静地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什么也不说，方晓进入书房，他也只是静静地看了一眼。

抄家很顺利，没遇到任何的反抗，也很有成果，抄出了一大堆“四旧”书画等等，这当中有不少是小洁的爷爷用一生的心血收集来的古籍善本。如在以前，老人是会以命相护的，但是这天晚上，看见抄家的人粗鲁地拿走时，老人都没有用浑浊的目光和跟随了他一生的这些“老朋友”留恋惜别。

抄家结束时，朱老师、冯主任他们把梁校长押到后面果园的一间杂物房说：“你今后就住在这里，随时接受我们红卫兵的批斗！”没有给梁校长解开绑着身子的绳子就走了。

朱老师指挥大家把抄出来的书籍、油画、国画、书法搬上跟着来的三轮车时，指着一些雕刻精美的红木家具说：“这些也是‘四旧’的东西，统统搬走！”不久，方晓发现，朱老师当上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从小洁爷爷家抄来的这些书画、红木家具及花瓶等都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

抄家的人员离开不久，小洁回来了。刚才她没有走远，只是躲在旁边远远

地从打开的大门看着家里的情况。

小洁回到家里，看到遍地狼藉，急得眼泪直流。但是她很快控制了情绪。

“爷爷！爸爸！”她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找爷爷和爸爸。小洁在书房找到了爷爷，老人还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看见小洁来找，也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小洁仔细地看了爷爷，见爷爷没有什么，就小声说：“爷爷你渴了，我给你沏茶。”

老人家将小洁拉到身边，轻轻抚摸孙女的头发。他知道小洁很懂事，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才十三岁的小女孩，不惊不闹，说话很注意避开伤心事。老人家很疼这个小孙女，微笑着地对小洁说：“好，就泡杯龙井茶吧，少放点茶叶，浓茶晚上喝了睡不着。”

“知道了。”小洁对爷爷笑了笑，用爷爷的紫砂茶杯泡了龙井茶，然后，小声地对爷爷说：“我去看爸爸。”

“去吧。”老人手捧着他用了多年的紫砂茶杯说。

小洁走进爸爸的房间，拿了洗脸盆和爸爸用的毛巾，以及一些东西，就匆匆地到各个房间寻找爸爸，没有找到。她发现果园的杂物房有灯光，便朝那儿走去。

“爸爸，我给你擦把脸。”小洁端着装了水和毛巾的洗脸盆轻轻走进杂物房，手里还拿着红药水和跌打药酒，但没有说，怕勾起爸爸的伤心。

梁校长静静地坐在木板床上，既清醒又迷惑地想着事情，女儿进来，他没有感觉到，听到女儿的说话，才发现小洁已经来到了他身旁。

梁校长还在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联想着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想得更多的是最心疼的女儿小洁和年迈的老父亲，自己应该怎样对他们说眼前这些事情，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在这以前梁校长已有所闻、有所感，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毕竟是史无前例的，今天晚上的游街和抄家也来得太迅猛太强烈了。特别是朱老师踹他一脚，强迫他跪着，太伤害他的人格尊严了，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是最看重这些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啊！

朱老师对他有意见，作为校长的他心里清楚。朱老师是贫农的儿子，师范

学校体育专业毕业，文化水平低，作风又较散漫，经常不备课，上课时学生不满意不听话，朱老师没办法时就只会发脾气训斥学生，学生若顶撞，还动手打学生。对此，他多次在学校办公会议上批评朱老师，并主张把朱老师调走。朱老师可能因此一直在心里记恨着他。但是，为人师表的朱老师，再有意见也不能当众使用暴力踹他，以及强迫他跪着，侮辱他呀！

梁校长觉得冯主任就更不应该这样对他。他原来还是比较看重冯主任的。冯主任是部队的军官转业来学校工作，上级准备安排他当学校党支部书记，教育局征求他意见时，他是比较直率地说了冯没有教育工作经验，建议先从具体工作做起。教育局后来就只任命冯当学校的总务主任。是不是冯主任知道了这些事情，一直怀恨在心呢？但是，他也因为冯主任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在学校办公会议表扬冯呀。他认为，刚才冯主任和朱老师一起强迫他跪下，当众侮辱他的人格尊严，是更不应该的。冯主任是党员干部，并曾经是解放军军官呀，怎么能这样不文明、不尊重人呢。

小洁轻轻解开绑着爸爸的绳子，用湿毛巾为他擦脸时，梁校长还在想这些事情，他真的很想不通！女儿用毛巾擦他脸的那一瞬间，眼泪刷地从他紧闭的双眼中涌了出来。还未成年的女儿是他今生唯一的宝贝和最大的牵挂，今后怎么办啊？！

小洁是很懂事的女儿，为爸爸擦完脸后，什么也不说也不问，就细心地用棉签蘸红药水涂爸爸刚才被伤破损的皮肤上。她很小心，动作很轻，生怕弄疼了爸爸。

小洁给爸爸涂了红药水，才小声地问：“还有哪里疼吗？”她想给爸爸擦跌打酒。

“没有了。”

小洁听爸爸这样说，便静静地坐在父亲的身旁。

“你爷爷呢？”梁校长小声问女儿。

“爷爷还在书房里，我刚才去看了，他说没事，要我来看你。”

梁校长对老父亲非常尊敬和孝顺。

小洁的爷爷梁寒溪是当地最有名的文化人。他是清末秀才，那时很年青，很开明，没有被八股文章熏成老朽。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大量学习和吸收新知识，并东渡日本学习新式教育。在日本期间，认识了同盟会的一批革命志士；留